

如愿以偿的高市早苗如何偿还政治赌债

主笔 赵世峰

在日本维新会加持下，高市早苗终于坐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然而，这是高市早苗和自民党以政策妥协为代价换来的，这笔“政治赌债”今后势必要逐一偿还。被维新会“裹挟”的高市早苗，首相之位能否坐稳、能坐多久，都是未知数。

自民党新任总裁高市早苗10月21日在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日本第104任首相，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然而，她的拜相之路充满波折。在公明党与自民党分道扬镳后，急于登上首相之位的高市早苗变得“饥不择食”。在与国民民主党没能谈妥的情况下，她急于与维新会接触，而后者一口气提出了12项苛刻条件，有求于人的高市早苗几乎照单全收。这场“闪婚”毫无疑问会留下诸多隐患。

作为自民党内极端右翼政客，高市早苗与同样属于右翼的维新会有很多“共同语言”。双方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将提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快扩充军备，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另外，还将设立独立的对外情报机构，加快推进“反间谍法”等立法。

同时，两党在很多政策主张上并不一致。比如，维新会心心念念的大阪“副首都构想”，其真实意图是想与日本政府分权，壮大地方势力。日本维新会起源于前大阪市长桥下彻在2010年4月创立的地方性政党“大阪维新会”，变大阪府为“大阪都”是其核心诉求。至今，大阪仍是维新会的大本营，其国会议员中绝大部分来自大阪地区。“副首都构想”是维新会与自民党合作的条件之一，该党明确要求自民党在2026年例行国会期间推动通过《副首都功能整备法案》。

对自民党来说，这无异于“割肉”。本来两党议员在大阪地区的竞争就很激烈，自民党与维新会在众议院存在大约60个议员或支部长职位重叠的小选区，数量占全部小选区的大约20%。高市早苗答应维新会的核心诉求，等于帮维新会兑现了对



10月4日，高市早苗（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 新华社发

选民的承诺，势必将提升维新会议员的声势，对自民党议员更加不利。

此外，如果“副首都构想”落地，日本国会和政府的省、厅部分功能势必要向大阪迁移，政府还要向大阪转移部分税源、为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专项财政支持，这背后巨额的资金投入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此前测算的结果，如果迁移半数中央行政机构，至少需要7.5万亿日元（约合3520亿元人民币）。

当前日本民众关注的焦点是物价问题，这也是石破茂政府应对效果不彰导致民调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副首都构想”得以成真，可能会造成政府财政

紧张，用于民生的资金不足，抑制物价飞涨的政策受挫。若是如此，高市早苗离下台也就不远了。

“消减10%（约50名）国会议员”也是维新会与自民党合作的条件之一。维新会这一主张并非想为国民节省资金，完全是一己私利——削减10%的国会议员名额，主要针对的是比例代表，约占全部比例代表的三分之一。

日本众议院选举实行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行制。小选区选举中，选民直接对候选人投票，得票最多者当选；比例代表由选民对各政党投票，各党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在去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

众议院465个议席中包括289个小选区议席和11个比例代表选区的176个议席，这176个议席按得票比例分配给各政党，由各党自行安排议员。

维新会的国会议员绝大部分来自小选区，比例代表寥寥无几，而国民民主党、公明党、日本共产党等党派恰恰相反，超过七成的议员来自比例代表。维新会这一招“借刀杀人”等于要了国会一些在野党的命，势必遭到极力反对。而自民党也有不少议员属于比例代表（59席），特别是一些在选区落选的议员，需要靠比例代表名额“复活”，大幅削减比例代表名额等于断了他们政治生涯“续命”的通道，自然也会引起自民党内部的反弹。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自民党选举制度调查会长逢泽一郎曾表示维新会的这一主张难以接受。

关于禁止企业及团体政治捐款的问题，也给自民党出了一个难题。此前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对外公开的理由就是不满自民党对派系“黑金”问题的处理。公明党只是要求自民党加强对企业及团体政治献金的监管，都未能与高市早苗达成一致，现在她却接受了维新会“禁止捐款”的要求，无疑断了自民党的竞选财路，恐怕在幕后大佬麻生太郎那里就过不了关。

诸多分歧为自民党与维新会的合作埋下了隐患。双方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对于维新会“削减10%国会议员席位”的要求，仅表示“力争通过”而非“保证通过”。而且，从维新会选择不派员入阁、仅通过签署协议与自民党进行“阁外合作”来看，其对自民党并不完全放心。外界认为，这是维新会刻意与自民党保持距离，以便于在矛盾激化时随时抽身。

总之，自民党与维新会这次“联姻”，各怀政治算计，怎么看都像是一对“临时搭子”。高市早苗为了当上首相，不惜损害本党利益，动摇自民党根基，一旦执政过程中有风吹草动，要么会遭到自民党内部“逼宫”，要么会被维新会“釜底抽薪”，看似功成名就实则后患无穷。

沙特王储再访美，会跟特朗普擦出什么火花

主笔 赵恩霆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预计将在11月中旬后期访美，这将是时隔7年再次访问美国。从上一次到即将成行的这一次，在白宫迎接穆罕默德的都是特朗普，但沙特与美国关系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达成，延宕两年的加沙战事终于出现结束的曙光，这意味着因本轮巴以冲突而被搁置的、特朗普极力推动的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可能重启。然而，当前加沙停火状态依然十分脆弱，以色列空袭时有发生，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仍有待观望。

更重要的是，尽管加沙局势在朝着正向发展，但巴以问题这个症结却愈发难解。在9月下旬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英法等国曾掀起一轮巴勒斯坦国承认潮，但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已经断然否定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而沙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主张建立巴勒斯坦国，并将此作为改善与以色列关系的前提。这种情况下，当前加沙局势的缓和并不能构成沙特重启与以色列和解的关键要素。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动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此作为其搭建“中东版小北约”遏制伊朗的重要一

步。其间，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和解建交，但沙特因其特殊影响力而态度谨慎。拜登政府期间，美国一度许以防务合作计划、民用核能计划等，几乎促成沙以实现关系正常化，但2023年10月本轮加沙冲突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

沙特一直在特朗普的中东战略中拥有特殊位置，他第一任期首次出访就打破惯例，将第一站选在沙特。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再次将沙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一站。

特朗普宣称美国获得沙特6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涉及能源、安全、国防工业、科技、基建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其中，包括一项价值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然而，《纽约时报》从白宫公布的情况说明中发现，美沙之间实际的交易总额仅为2830亿美元。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上次访美是在2018年3月，在白宫受到特朗普的热烈欢迎。不过，半年后发生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案，给沙美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卡舒吉生前为《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媒撰稿，美国中情局评估认为沙特王储很可能下令实施了这起谋杀，穆罕默德予以否认并得到特朗普力挺，但美国国会和后来的拜登政府多次批评沙特、叫停军售，两国关系一度濒临破裂。

沙特王储将再次访美之际，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较七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七年前，特朗普政府默许、沙特主导的针对卡塔尔的断交危机，如今早已化解，卡塔尔与沙特等国的关系全面恢复。而且，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也实现了和解和复交，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除了加沙冲突，也门、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的局势因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仍存变数。实际上，以中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宗教和地缘关系，任何局部冲突都可能因外溢效应而波及整个地区局势，尤其是在美国搅局和拉偏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前不久，加沙停火谈判尚无眉目时，以色列突然对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层目标发动空袭，此举引发斡旋方卡塔尔强烈谴责，激怒了中东国家，阿拉伯-伊斯兰紧急峰会要求重新审视与以色列的外交和经济关系，甚至公开表示将推动暂停以色列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那次紧急峰会落幕次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就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签署两国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约定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随后，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确认，如果沙特需要，根据两国

共同防御协议，巴基斯坦可以向其提供“核保护伞”。

这被认为是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冲击波”引发的首个重大事件。以色列、卡塔尔均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放任以色列袭击盟国的做法，令沙特等美国的中东盟友再次看清了华盛顿的真实面目，即在“美国优先”之下，就算是盟国也秒变“牺牲品”，美国的安保承诺只停留在口头上。

这一幕与多年前也门胡塞武装空袭沙特重要石油设施后如出一辙。当时美国同样置身事外，而非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打击胡塞武装。从那以后，沙特加强了与俄罗斯的高层互动和关系层级，两国在原油产能和国际油价问题上依托“欧佩克+”机制频繁协调沟通。

当2022年时任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施压其增产原油平抑油价，试图借此削减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期间通过石油出口获得的收入，帮助美国政府缓解国内高通胀局面。然而，拜登最终空手而归。不仅如此，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那之前还曾拒绝接听拜登打来的电话。

当沙特这样重要的地区盟友把所有利益都与美国绑定，转而自主推进多元化外交，意味着美国的国际信誉已消耗殆尽，在重大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也被削弱，剩下的只有特朗普式的买卖。